

野叟曝言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揆字卷之三

第十二回

雙折六歸貧士翻憐財主算

低眉合眼頭陀暗覷婦人胎

素臣上前去問方知道爲隔年漕米未完帶家屬收監聽比因入內慰問

只見敬亭在廳上攢着眉頭踱來踱去的口中歎那一股冷氣

如繪此等狀貌決非

借銀之人

忽然看見素臣不覺笑逐顏開

如繪見我良友即諸事丟開

說道前日匆匆一面

後又造府奉看

補筆

不料已往杭州尊寵想已進門怎不請弟去吃盃喜酒

素臣歎口氣

亦必是冷氣

道不要說起又成畫餅了敬亭着驚問故素臣述了

一遍道弟因要往江西缺少盤費走來與吾兄商議不料尊紀被差人鎖

去眼見得自治不暇何能濟人弟在窘鄉又不能代吾兄措完漕米奈何

敬亭道弟正爲漕米之事在這裏籌畫想吾兄在家便有商議不料兄已

回家却又如此窘迫素臣起身欲別說道弟若別處可挪并得寬餘再來

看兄含有代完漕米意敬亭急忙扯住道另有商量吾兄盤費所需幾何素臣道

至少得一二十金多則益善敬亭大喜道如此便有商量了弟因拙於謀

生祖產盡廢只剩有五畝沃產少供家中食米如今欠下漕糧想要賣去

一畝無奈此田坐落在田有謀套內他必要一契買去弟雖別有掛戶細如

無掛戶則五畝田所欠甚少亦不過三四金之事不肯一併出賣今吾兄所需既屬多

多益善則弟不難於全棄矣素臣道吾兄這田時值若干敬亭道此田既

係沃產又在有謀田套之內從前爲圖方員幾次着人來打合願出重價

大約可賣百金但此老最刁鑽知我漕米事急必然淪落只怕正好照時

價八十金了素臣道輕賣輕贖淪落也甚有限但係吾兄命產於弟竊有

未安敬亭大笑道吾兄乃有此言不但薄待小弟亦且自視太輕了

知已之言

中邊俱到素臣也不禁大笑敬亭道事不宜遲連忙邀至書房

此書房畢竟清潔與有謀不同

寫了文契

頗有擔擱無不吃茶之理留作補筆最好

就請素臣作中同到有謀家來只見有謀

滿頭灰土氣吁吁的站在赤日之中手裏擎着竹籌兩隻眼睛兔起鶻落

的監押着管帳先生及家人們在那裏糶麥

數語已將錢虜面目神情摹刻盡致

看見素臣

等進來口裏不住的說得罪却心只在麥上不肯來接吩咐一個小廝把

素臣等請到書房裏去坐

錢虜亦有書房寬哉

二人走入看時只見書房裏一張方

桌上堆許多租簿一把算盤橫壓在上二旁邊一箇圓硯中間凸起四

周四下注着純煤的墨水三壓着幾張租帳并謝孝請酒的紅白殘柬四

一管開花水筆斜插在算盤之上五側邊一張木櫃架着一架天平六七

橫八豎的亂排着幾張椅杌板櫈七壁上貼着立誓不入銀會不借當物

的紙條八地下鋪着雞屎鴨糞九窗前一張牀桌桌上放着幾箇黑漆也

似的茶甌十一箇斗大的白木茶桶十把亂棉絮裏擁着一大瓦壺的茶

十二隨筆寫來遂成田氏書房十一奇景素臣道你看這等書房焉得不富戲語亦確論敬亭微微

含笑有涵養是真道學覺素臣猶露英氣因此回是敬亭小傳不妨略抑素臣那小厮在茶壺裏篩出兩盃茶

送上來素臣却待去接只見小厮頭上一頭禿瘡膿水淋潰一黏連着灰

土二掛到鬢髮之下一股腥氣直透進腦門裏來三鼻孔內兩管黃膿鼻

涕像虎邱山吊桶一上一落的在那嘴唇邊打探四雙手就是灰扒一般

五兼害着滿手的膿窠瘡滲瀨怕人

六隨筆寫成田氏書童六奇景

素臣一個惡心幾乎

連敬亭家中吃的泡茶嘔將出來

補筆靈妙

忙說道你放在桌上罷敬亭攢着

眉頭接了小厮的茶

敬亭較有含容一則敬亭本傳二則賦性不同

見那茶的顏色如醬油湯一

般面上余着許多鍋鏟

抽出一奇景寫足

二人如何敢吃要在椅上坐去却見滿

椅黏黏連連都是些雞鴨之糞新舊重叠如膠如錫

復抽出一奇景寫足

只得拱立

而候候至外邊人散有謀方趕進來連連告罪做出許多跼蹐之狀作了

幾個深揖

繪出錢虜厚貌

扯過三張椅子

細因七橫八豎故

拱請二人入座

拱請者手拱口請總繪足

恭

二人本不能坐因有謀連請只得就坐可霎作怪身子便要坐下去那

臀尖却不知不覺的與那椅子若離若合如蜻蜓戲水一般

此真如巧匠斲山骨矣

有謀覺着忙把衣襟扯起將兩張椅子亂抹

亂斲得到

雖抹不淨也只得勉強

第一卷
三
坐下了有謀開口道二位先生枉顧有何事見諭敬亭述知來意向袖中

取出文契有謀接過一看卽放在桌上說道這田小弟本是要的

幾次打合不得

推託只是目下新嫁了小女手頭甚空今日賤糶這麥還是補那未完去還

各店帳目景先生不如別爲之計倘真没人承受再作計較罷了

曲肖老怪神吻

敬亭道小弟這田正落在老翁田套之內除了老翁誰人好來承買有謀

道這倒不論難道尊府這田只許小弟買別人就買不得的

不過口頭推托便話却已

說煞別人可買

敬亭道老翁前日原說五畝一契纔要如何今日反推調起來況

且這田是老翁知道的不須肥壅水旱無憂這樣美產不買還買什麼田

呢有謀道前日的話也是一時之見如今細細打算實是吃力須賣去自

己的田產方可舍熟抱生所以愈算不來了先生說這田好小弟又不圖

方員難道好嫌這田不好其實這田也只是空好看田運十年一轉到近

年來這田也只顧變醜了況且先生契上的價錢也忒昂還是別變爲是

省得說小弟淪賤了府上的美產

意雖止在減價却已許煞別變

素臣立起身來說道敬

兄買賣交易須要兩相情願老翁既不願買何可相強我們既來儘過自

可別售

却由此而成

不必再說了一面說一面向桌上去取那契紙有謀不知

頭路

素臣自有別賜有謀何從而知

只認是素臣在京裏回來有些積蓄要買此田

錯認人情

入來先儘田鄰的意思自己又已說煞許其別變恐怕事有決撒忙把契

紙搶在手中

第一要着

滿臉陪着笑道文先生直恁性急小弟與景先生相與

在前

一變而爲爭買話頭

沒有商量不得的事方纔並非推調實因力量不加既文

先生如此見怪小弟到覺不安了景先生小弟勉力竟買此田罷

一口認買使素

臣不得

只是價錢要大加酌減哩

仍不放鬆的是錢虜

素臣道老翁既願成交只求

減價應該多少吩咐出來就是有謀道此田時價在八十兩以下文先生

性直小弟也是爽直不過的竟是八兩一畝銀色九五青苗連田過割這

是大例不消說的文先生是豪爽人諒來也不希罕中物一面立契一面

交銀就是了

即作豪爽口吻

素臣道這田時價每畝值銀一十六兩若論方圓便

須二十以外老翁既善勒措做友不妨勉從依小弟劈斫竟是十兩一畝

如少釐毫即請擲還文契休再葛藤至於中物竟不必提起罷了

大減以喜之急

截以斷之使其允而

有謀看了素臣兩眼

既察言復觀色曲繪錢虜肺肝

一口應允

能此等

且速總有別腸故也

人一口應允

說道這田是不消踏的但成交須粗備一酌略見小弟之意

大是不易

只是倉卒備辦不及若另擇期又恐文先生怪弟勒措二位先生俱是豪

士定不計較口腹吩咐小厮進內去說就是家常便飯收拾出來罷

只一豪字

既作中物又作席費敬亭所云
着着上算素臣所云名不虛傳

一面開了木櫃取出一張白紙鋪放桌上

一定大煤墨在硯上橫七豎八的磨了幾磨把那枝開花水筆蘸飽請敬亭寫契敬亭剛提起筆便倒斷年限準要七年敬亭怫然道大例三年爲滿如此賤價怎還說七年的話有謀再四推扳方準五年放贖敬亭只肯三年素臣道就是五年罷爭他怎的有謀贊道文先生真是快人賤性也是一刀兩斷的

錢虜經濟

敬亭見素臣允了提筆便寫又被有謀絮絮叨叨說出許多門房上下重疊盜賣對手取贖諸般條款敬亭率性依他與素臣都畫了押付與有謀討出那八十兩的契紙撕毀有謀道還是用了飯交銀交了銀用飯素臣道飯是斷斷不消就請交了銀子罷有謀囁嚅道怕

第一回 第一回
沒有此理又不敢不遵文先生之命因急跑進去

免飯之故

取出銀來止有十

兩之數又是九折說是沒有預備明日一早兌罷敬亭道這銀怎說是九

折有謀道這是吳邑通例後手也是一樣九折素臣道敬兄且收了若不

是通例再來找足罷

總欲早出糞窖

敬亭把銀打開只有一錠是九三其餘多是

九成散碎的竟有許多八成在內因說道這銀還合不上九成差了四五

色如何使得有謀道契寫九五規矩原是九三這銀子牽算足有九二下

鱸交易作九三是極公道的素臣笑道據老翁自己也只說是九二怎寫

得九五上契且銀已九折雜費俱無老翁大號有謀真可謂名不虛傳有

謀被這幾句話說紅了臉只得脹胖了頸脖

追魂攝魄

又添上一錢八成銀子

敬亭甚不伏氣素臣道敬兄罷了大段如此喫虧在這點子上爭出什麼

便宜快些回去罷

總欲早出糞窖

有謀假意留飯素臣慌忙辭出

寫素臣出窖心急

敬亭

趕上說道此老着着上算吾兄件件依他都罷了只有那五年之說到

底不該依允

讀者掩卷一思慢看下文

素臣在袋內摸出痧藥瓶吸些入鼻連打了幾

個噴嚏

此等接法令人無從着想

然後答道吾兄好不見幾請問性命要緊銀子要緊

奇語

敬亭茫然素臣道虧弟事事依他早些跳出糞窖

點睛

不見滿衣裙上被

鷄鴨的糞屎直雌上來麼

補出不堪餘勇可賈

若隨着吾兄與他爭執葛藤到幾時

這條窮性命便不能保矣敬亭不覺失笑素臣歎口氣道人有千算算盡

則死我看此老作為將來必至一敗塗地

伏筆

三年五年何足與較我輩既

做窮人有田無田也不爭這兩年吾兄何不達也

繼以正論貧士富翁當一齊頷首

敬亭

大悟感嘆不已到分路所在將銀欲付素臣素臣道你家人拿去急如星

火我的事還在可緩遂別了回家向水夫人說知太息了一會次日日中

敬亭氣吁吁的走來說田老真是可惡累弟跑得要死只回說不在家方

纔又去進門就撞見了又說是要等糶麥須明日再去弟恐吾兄心焦故

先來說知爲人謀而不忠敬亭可免你說可惡不可惡素臣笑道此富翁之常態不足

惡也通論矯筆但累吾兄奔馳爲不安耳自此累敬亭一日催討三四遍俱以

糶麥爲辭直到敬亭焦急情願收受他小麥自去糶賣然後揀着租工醜

麥擡了好麥價錢又短些升斗攬些空頭打發出來到得轉糶出銀總算

一算三十六兩銀子竟喫虧四兩多了梢頭復結此大瓜亦是富人常伎敬亭甚是懊惱

素臣道此老於錢財則得算於心地則失算不足動氣但覺可憐耳此非

弟之迂論吾兄其細思之富人龜鑑敬亭點頭道是當局能如旁觀是真道學因畱下尾零

將三十兩付與素臣素臣回家只見水夫人面有怒容桌上擺着幾封銀

子地下堆着幾十串錢

無故銀錢滿屋而水夫人反有怒容試掩卷思之必得其故

吃驚問故

因怒而驚非驚

銀錢須辨

水夫人道這三十千錢是匡家的無外與你至交他夫人最有俠腸

知你在外借銀故着家人送來其意可感這五十兩銀子是吳參議的也說聞你出門乏費不約而同的送來你與他怎樣往來因何問他借銀實說與我聽休得藏頭露尾素臣道吳天門行止不端居心姦詐自做知縣起厯陞到參議無任不貪無任不酷現在家居交結官府使勢作惡無所不爲孩兒深惡其人祇因係縣中先達新正不得不投一刺此外從沒往來如何肯問他借貸他常在親友前稱贊孩兒的才學說是無人薦拔未得飛獅意在收羅孩兒入其黨惡孩兒守身如玉豈肯墮入污泥不知他

怎生曉得孩兒在外借銀又來籠絡望母親詳察水夫人回嗔作喜道我

說你讀書十年見識安在學問安在竟與此等人相與起來聞得交長卿等則喜恐妄

交此輩則怒有母如此何慮子之不賢既是他來籠絡不干你事只須回他便了因吩咐文

虛把原銀送去說多謝吳老爺盛情盤纏已經湊足心領罷了素臣掣出

敬亭田價又述田有謀勒指之事水夫人道算人終於自算有謀可謂無

謀素臣以前諸語兩言括之當初你父親死後家計日落富室宋祖太因無子息必欲

招你爲婿承受彼業是我決意力辭後來你丈人謫降按察司照磨代本

府閱文取你案首托人議婚我訪知媳婦德性一口應允補出當時親友見

我辭富就貧頗有以爲迂濶的富婚則辭貧婚則就有姑如此何慮婦之不賢那宋祖太爲人彷彿

佛今日之田老以盤折起家他既無子其毒不得不流於女我焉肯以汝

爲之壻代受其禍乎

至理名言擇婦者龜鑑

至這吳天門則其禍更甚

將三人串成一索心靈法

密文中之豪

聞其子鳳元尤復跨竈將來受禍必更深更慘

至誠前知理固如是

汝當切

記於心不可受其籠絡致與小人同禍也素臣頓首受教把十兩銀子買

了幾箇正頭將匡家三十千錢畱在家中用度帶了二十兩銀子做盤費

收拾行囊出門已是二月十五日矣素臣因在東阿經過一番愈知江湖

上的利害打了三十技鐵弩放在袖中以備不虞

疑筆入妙

到十八日早辰盤

過壩來在家頭落了行家僱定艙口因前艙俱未有客且在行中等候日

中無事上街閒玩只見一個頭陀生得相貌猙獰身軀雄壯額角上生一

個核桃大的疣疣上一簇紅毛頭上束一條戒箍把頭髮束住拖下來有

四五寸長連肩帶眼的罩着頸裏掛一串念珠黑魃魃有龍眼大小赤着

一雙毛足盤膝兒在一個行家門首攔門坐着旁靠一個大包街石上鋪

着一卷金剛經一手擎着金瓜大一個木鎚敲着那飯籬大一個木魚一

片聲如春潮一般轟轟價震響

細寫頭陀狀貌衣服什物畫出一狠漢爲後文章本

圍着一簇人在

那裏驚看

驚看二字出色寫頭陀

只見一條大漢分開衆人進去喝道你這頭陀就

要化些東西也該善求怎麼攔門截戶把人家的生意堵住你看客人們

進去的不得進去出來的不得出來是什麼道理那頭陀敲着木魚眼也

不擡聲也不答嘴裏咽都咽都的只顧念他的經卷

第一問敲木魚不擡眼

那大漢

焦躁道這頭陀耳又不聾眼又不瞎喏老子問你話你兀自佯憨兒帶癡

麼頭陀低眉合眼將手敲着木魚越發勤了

第二問敲越勤眼并合

那大漢喝道

兀那頭陀你人也不認得可知喏老子是杭州有名的豪傑飛天龍鄭鐵